

子史精華

303
426
24



門 4 3
補
卷

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樂部二

歌舞

異傳皆樂

文子秦楚燕魏之張躬晏子而舞餘音繞梁欂列子音

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三日不絕左

右以其人未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

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遠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

里老幼喜躍忭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

之人至今善歌曼聲見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列子學謳于

哭放娥之遺聲秦青木青之技

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相和而歌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樂部

歌舞



莊子或編曲或鼓琴一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按樂府相和歌辭本此編曲
見折揚皇琴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木聲與人聲犁然當於人
心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
長袖善舞韓非子鄙諺曰多錢善賈疾呼中宮徐呼中徵
韓非子教歌者先揆以法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舞意荀子曷以知之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陶唐
氏作舞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一舞操牛尾投足以歌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一舞
以宣導之

三曰蓬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鳳鳥天翟舞呂氏春秋帝嘗
乃令人林或鼓鼗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效山林谿谷之音呂氏春秋帝嘗
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以歌乃以麋幣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陽阿采菱淮南子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舉節淮南子舞者
期而扑皆如繞身若環淮南子今鼓舞者一會撓摩地一所極同也繞身若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
約被風髮若結動容轉曲便媚擬神秋葍被風見發謀動慮
和神定氣文中子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開而泰其經天國語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

使永**楚歌** 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
監焉 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一 項王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
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自為詩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 **虞兮** 見 **發德明功** 史記文帝紀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
視 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
有由聞歌者所以一也舞者所以一也高廟酎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
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 **春陽朱明西暉元冥** 史記樂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書漢家

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初到明而終常有流星
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一夏歌一秋
歌一冬 **三侯**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 **康樂** 史記孔子世家於
歌一 之章令小兒歌之 **和歌市中** 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
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一 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度曲** 漢書元帝紀贊
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一而 **度曲** 漢書元帝紀贊
一 於一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分刊節度窮極幼眇** 見 **幡比翅回**
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一 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 **象教田** 後漢書祭祀志
集貳雙飛常羊 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
一 注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 **習歌中和樂職宣布**
同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靈星祠舞者用
漢書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靈星祠舞者用
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靈星祠舞者用

子已青
卷一百六
樂部
歌舞

雲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舞以備六代之樂

大壯大觀隋書音樂志武

之曲北史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

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見救勒儻上六合還淳舊唐書高宗紀二

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舊唐書中宗連袂踏歌紀上元

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白雪歌辭舊唐書音樂志太常

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

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送聲

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

見上方正象城郭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

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行列成字舊唐書音樂

髮畫狹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志聖壽樂高

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必

字倒舞伎舊唐書音樂志符堅風管雲歌舊唐書音樂志迎俎

曉供奉歌詞舊唐書李益傳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

團雪散雪舊唐書王士平傳士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縱恣不

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

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日一

一籌曲言其遊處離異迴波辭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

之狀往往歌于酒席迴波辭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樂部 歌舞

使酒酣令各為一。一。一。眾皆為語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弘農得寶。舊唐書宇文融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統儀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元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合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一。一。一。那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褊袒膊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人駭視。寬裳散序。舊唐書白居易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一。一。一。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族鹽。

唐書五行志武后時民飲酒誦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一。一。一。談客娘。唐書由憚傳山憚者河

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一。一。一。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

黃靡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

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渾脫。見黃靡。見合生。唐書武平一傳後

帝嘉其直下詔褒吝。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

醜胡人襪子何懿等唱。一。一。一。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

宋廷瑜賜魚平。一。一。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

天故音動于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

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

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如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

蹈舞號曰。一。一。一。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

僻皆亡國之音天禮嫌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
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者陛
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媠狎虧汗
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
唐書元德秀傳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
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
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
檀來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步騎數萬水陸衣錦軍還鄉歌五代
齊進軍士作一之歌聲聞數十里
史吳越世家錢鏐游一作一日三節還鄉兮掛錦
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人剪牡丹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一百五
二日感花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日拋毬樂
隊衣四色綉羅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日

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日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
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日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
雲鬟髻乘綵舫執蓮花七日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戴雲鬟鳳
髻八日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日
毬樂隊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裏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杖
菩薩獻香花見十六天魔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
一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
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鞞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
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
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
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
樂官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起騰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掛
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
王母歌春歸樂郭憲
子史詩話
卷一百六
樂部
歌舞

洞冥記壽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一駕元鸞一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

庭花翻落

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各麗

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中皆一矣

吳春波

郭憲洞冥記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

曲高和寡

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

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彌一者其彌一者南夷之樂持一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一舞助時藏也積雪倒飛黃憲天

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翹袖折腰

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葛洪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之無歌出塞入塞望

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榮塵集羽旋懷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嫵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練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

颺乃使伶女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言其婉轉若

羽毛之從風末曲曰言其支體纏蔓若人懷袖也輕風流

水皓露秋霜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

懷王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工常繞山以遊宴舉

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曲抗喉矯舌攢

唇激齒劉勰文心雕龍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

之異廉肉相迴環劉勰文心雕龍舞容而有綴綠水么鳳

準皎然可分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篴能為明妃出塞之

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

陽門徐鼓篴篴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

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

修容亦能為歌艷姿尤善作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

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按王謂高陽王雍

李八郎唐李肇國史補李哀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

以為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衰弊衣以出合坐啞笑頓命

酒昭曰欲請表弟坐中笑及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

也遂直千金王仁裕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

羅拜階下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

遏帝嘗謂左右曰蓮花舞樂史柘枝譜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拈

此女歌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

折而後見對舞不曼其聲則少和不長其袂則寡態宋祁筆記

相呈名舞者柘枝頭沈括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

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

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

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

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

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

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

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

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
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聲中無字字中有聲見穆護炙
張邦基墨莊漫錄蘇陰和尚作一歌又地理風水家亦有
手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楚間賽
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
護之名父老云蓋水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
西邨人多作一歌以大長竹數尺削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
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
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
柳子厚云欬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亞身
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狼妓數十羣舞於
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
舞人一一於地布一一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
銀鷺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
久矣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
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一一

俗樂

諂心 管子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
之所好一一心之所好傷民
材女樂三千人 管子一一
鍾石絲竹 國人儺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一一注命國人儺索
之音不絕 野音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
今之正歲 逐除是也 野音 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一一而反善之
千鐘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一一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
衰也作為巫音後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巫音
見木熙 淮南子一一者舉梧檟據句枉蟻自縱好茂葉龍天矯
上木熙 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襲蒙踊躍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邯鄲新曲 淮南子一一師有出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龍舟五更之曲 文中子子遊大樂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 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瞿然而歸曰北里靡靡史記股本紀於是使師涓作擊甕叩鈺

靡靡樂也新濞聲之舞之樂鳴鳴見巴俞于

彈箏搏髀史記李斯傳夫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遮史記司馬相如傳宋蔡淮南注郭璞曰巴西閬中

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顛歌史記司馬相如傳文成注

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顛歌索隱曰顛歌益州顛縣其人能

作西南夷歌顛卽滇字激楚結風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

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

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

哀切角抵戲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注文穎目名

也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沐猴舞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

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沐猴舞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

蔓延之屬也漢復改名平樂觀沐猴舞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

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

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

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舉下之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

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

卿而海中碭極漢書西域傳贊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

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

失禮不敬與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漫

非正之聲也化魚化龍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天子幸德陽

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

俗樂

歌

舞

部

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陞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陞戟左右戎頭偏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潑水一爲比目一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一成黃一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闕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畢

兩倡女對舞繩上 見 **藏形斗中** 見 **金石類聚**

絲竹羣分 後漢書邊讓傳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舞麗于陽阿一揚激楚之清宮今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輕鞋曳華文羅衣飄飄組綺續紛

蹋地爲節 後漢書東夷傳韓常以五月田

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軌數十人相隨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揮國幻人** 後漢書西寧元年十一月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一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吐火** 見 **白支解** 見 **易牛馬頭** 見 **跳丸** 見 **蜀技** 蜀志劉後主傳注漢晉哀爲之作故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 **摩訶兜勒** 晉書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 **摩訶兜勒** 樂志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一曲 **口相** **師祖** 宋書志序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 **巨象行乳神龜扑** 宋書樂志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一足以蹋天舞一肯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

子史書 卷一百六 歌舞部 俗樂

掌中舞見反腰貼地見女學士狎客新詩為曲詞陳書張貴如傳論以

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一一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

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一一共賦一一互相贈答採其

尤艷麗者以一一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

習而誦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璧月瓊樹見為愚癡魏

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中山王樂魏書王叔儂京都士

前廢帝紀太樂奏伎有倡優一一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女詔稱廡美造新聲

而絃歌之名曰一一無愁曲北齊書幼主祖盛為一一之

詔樂府合樂奏之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

者以百數人間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一一用水澆

謂之無愁天子乞寒隋書音樂志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

沃為地厚天高作歌二首名曰一一託言夫妻之義因即

戲樂

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玉女行觴神仙留客隋書音

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樂志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柳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投壺

樂舞席同心髻一一柳磚續命鬪雞子鬪百草

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

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

彈曲多即能造曲見四方散樂隋書音樂志

此理之當然也大業二年突

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一一大集東都初於芳華

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

激水滿衢鼉鼉龜鼉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

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

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

大鯨噴霧

見上神鼉負山

西涼女樂

隋書竇榮定傳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

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

吳樂

隋書竇榮定傳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

復為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

人戴獸面男為女服

隋書柳或傳正月望夜充街塞

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

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蕪為笑樂內外其觀曾不相

避

弄珠 隋書百濟傳有鼓角筚篥箏箏箏箏

此聲似啼 文帝紀

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 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卿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鑒焉

鬪象

舊唐書中宗紀丁丑

御洛城南

潑寒胡戲

舊唐書中宗紀三日巳丑御門觀

分朋拔河

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巳上文武三品巳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

公主親 舞馬

舊唐書德宗紀真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 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擊鞠 舊唐書穆宗紀庚辰上與內官 禁中有內 驢打球 舊唐書敬宗紀官欬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

寬等四人

法曲弟子

舊唐書文宗紀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賜 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仙韶曲 舊唐書文宗紀巳酉改法曲為 迴身換衣作字如畫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則 梨園弟子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

韶曲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

絲竹之戲見 立部伎坐部伎 舊唐書音樂志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

鳥稱萬歲

舊唐書音樂志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 能人言又常 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

子史書

歌舞部

俗樂

大袖並畫鸚舊唐書音樂志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清樂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

署總謂之遭梁陳亡亂所存益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

太后之時猶存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

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

及歡聞團扇懊懣懷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

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

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

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見六十三曲上

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

上林鳳雛見樂王舊唐書音樂志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

詠莫不稱之世荆雍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收江左辭

以為舊唐書音樂志漢世有撞木伎又有盤舞

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晉世加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

枚也梁謂之舞盤伎戲車輪透飛梯舊唐書音樂

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一者

透三峽伎蓋今一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

長躡伎見尋橦跳劍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常命戶奴數十百

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

奏太宗舊唐書郝處俊傳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朋西朋

並嘉之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

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一擲倒舊唐書王及善傳高宗

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一次至及善辭裸體跳足揮水投

日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泥舊唐書張說傳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

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
 一盛德何觀一失容斯甚法殊魯禮喪比齊優恐非
 千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舊唐書王涯傳太和三年正月
 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雲韶樂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
 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
 之名曰一一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
 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擊銅鼓吹大角舊唐書東謝蠻傳識
 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聚則
 歌舞以水嬉唐書順宗紀侍宴魚藻宮張一一宮人
 為樂胡旋舞唐書禮樂志一一舞師子郎唐書
 何如太子誦詩好胡旋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禮樂
 樂無荒以為對志龜茲伎有彈箏監筮篴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簪策答臘鼓毛
 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雜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
 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
 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祿謂之黃驄疊曲唐書
禮樂

志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
 麗死於道頌哀惜之命樂工製道調唐書禮樂志
 氏老子之後也於聖壽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樂
 是命樂工製聖壽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難色易
 色唐書百官志凡習樂立師以教習大部伎三羯鼓八音
 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小部伎一年而成
 之領袖唐書禮樂志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
 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嘗稱諸樂不可
 方足舞唐書禮樂志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仰植
 也錐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鬻策者立腹上終曲
 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伴侶曲唐書禮樂志御史大夫杜淹曰陳
 二人躡之周旋百轉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有十
 間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荔枝香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
 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貴妃生日命張樂長
 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馬上聲唐書禮樂志北狄樂皆十
 方進荔枝因名曰十
俗樂

亦軍中樂馬上奏
之故隸鼓吹署
蘇莫遮 唐書呂元泰傳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
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
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
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
八佾聲態雄侈號
南民為一戲亞欲輕駛乃繫舳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
濡觀沼華遠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
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飄詭曰要當稱
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偷薄少年爭慕
之號為十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
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祿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
緙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

真人歌

唐書禮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

孫吳順聖樂

唐書于

競度

唐書杜亞傳日夜召

拍彈

唐書曹確傳時帝

為天下之至慈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
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
百年 見安十五絃 五代史死事傳潞王從珂反鳳翔遣伶奴

大食小食

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

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
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

見綠腰

見誕黃龍 見玉臆寒 宋史樂志燕樂小曲二百七十正

意瓊樹枝鷓鴣裴寒鴻飛

瓊樹枝 見鷓鴣裴

裴 見塞鴻飛

漏下 見漏下

丁上 見仙盤露

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一 水盤果芙蓉

子史書

歌舞部 俗樂

七

慶年豐 芙蓉園 見 林下風 見 開月幌 見 落梁塵 見 青駿馬 見 春

波綠 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十三上林春 一百樹花壽無

遊春歸 醉紅樓 見 一園花 見 紫蘭香 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九

千樹柳 見 佩珊珊 見 菊花杯 宋史樂志燕樂黃鐘

見時倚蘭殿步瑤階 千 佩珊珊 見 菊花杯 宋史樂志燕樂黃鐘

秋樂百和香佩珊珊 見 佩珊珊 見 菊花杯 宋史樂志燕樂黃鐘

新四塞清滿簾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雲 翡翠帷 宋史樂志燕

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翡翠帷 宋史樂志燕

頂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鏘流 香旖旎 見 汀洲綠 宋史樂志燕

宴瓊林泛龍舟 登高樓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

紫絲囊 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 採秋蘭 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

玉簫 宋史樂志燕樂歇指調九榆塞清聽秋風 一 林紅

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遲 玉鈞欄 宋史

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 一 喜春雨洗春池 玉鈞欄 宋史

燕樂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芟荷新清世歡 一 金步搖金鑿

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整華裾海山青撫絮綿風中帆青絲

騎喜 海山青 見 青絲騎 見 如蚊蚋聲 宋史蠻夷傳西南諸夷漢

同聲 龍漢境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上因令作

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 一 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

以足頓地為節詢 水曲 見 鼓盤 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 一

其曲則名曰水曲 水曲 見 鼓盤 以為樂取太素圖盤廣尺六者

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彈 四時樂 王嘉拾遺記師涓寫列代

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四時樂 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

有 一 之 一 春有雛鴻去雁應殞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

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歌舞部 俗樂

操 弄假官參軍棒 趙遼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一踏搖

娘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隋末有河間人跛鼻酌酒自號郎中每

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奸

事者乃為假面以寫其狀 談娘 見踏渾脫 蘇鶻杜陽雜編上降

呼為 今謂之談娘 日大張音樂集天下

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望養女五人纔八

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

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

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中

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一

遂不 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

復作 神仙紫雲曲 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鄉

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闕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

此 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

夏固不同矣明皇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 河市樂 王曾

猶若在聽明皇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 筆錄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

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

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

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劾其朴野之

態以為戲玩謂之 打標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保大中許郡

一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縣邨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絲緞

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 早教 葉夢得石林燕語金明水

掩謂之 舟子皆籍其名 載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

神戲謂 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六 歌舞部

俗樂

三

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傳奕云織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
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
高皆以為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
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為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
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
為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歟抑是法不二不隔
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
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未始出吾宗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
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
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諱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自吾示之

以地文罪乎不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
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我善者幾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
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
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洑水之潘
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
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
壺子曰向吾示之以一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
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
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瓌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怫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
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

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利未也華嚴曰
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公良久泚頰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
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
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
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
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說說不
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囂湫處說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
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利末三藏
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
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
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
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
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
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
獅獅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
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李咸相壺子一例段成式

亦云恐諸書皆
點竄列子事也 濕灰 見地文 上杜德幾 見灰然有生 上天壤 見

杜權 見善者幾 上太冲莫朕 見衡氣幾 上茅靡波流 見視聽不

用耳目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
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

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

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

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
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

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

知而已矣按此即所 視人如豕視吾如人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
為圓通三摩地也 子之術微矣吾有疾

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按此即吾手何廢而任之列子孟孫陽問楊子如佛手吾脚何如驢脚之說也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得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一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按此即貴捨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意未夢見在謂其不能廢而任之也

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天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按芥子須彌閻浮棗葉此其義也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也心齋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曰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惟道集虛上見以無知知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俾道集於虛也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十十者也按此即那落第八識方得真實諦之旨也喪足猶遺土莊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縣解火

傳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
 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指窮於為薪一
 也不知其盡也按此即列子廢而任之謂也安時處順猶云
 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解火傳過去與未來也

之形無人之情

莊子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
 波羅蜜已究竟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之則形情多忘
 而有無

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莊子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一而巳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
 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按頭頭無取

捨處處勿爭乖
 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一吾是以務全之也按截指豎指
 尊指者存也斷臂求道務全尊臂也
 萬化而未始有極莊子特
 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也其為樂可
 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為下地獄即下者也
 外物

外生朝徹見獨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一已外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一已外生矣而後能一已朝徹

而後能一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釋道上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干謳干謳聞之元冥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一一以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日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匈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於井日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日女惡之乎日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尤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日叱

避無阻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日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日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按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於雞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第作感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

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鷄彈輪馬鼠肝蟲臂
見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
日日何其愈甚耶日在尿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皆無言莊子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西方之教問佛子曰合無言不言未嘗不言按此即擊地公案聖人也日其教何如日金人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
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即金佛像是其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身毒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

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淨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日屠頭邪母日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自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四熟留役馳馬粒亦極大又云佛土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思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眾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没入地唯餘十

二蹬躡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天地之中見乳有青色爪赤如銅見墮地能此今袈裟衣是也

行七步見二龍吐水見阿輸迦樹見阿耨達山見恒河見上切

利天為母說法見牛頭旃檀像見上天青梯見梯入地盡佛法

滅見耆闍崛見福田衣見設華蓋以祠後漢書桓帝紀十一浮屠也今佛此但革囊盛血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

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一如此乃能成道

不三宿桑下見仁祠後漢

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助伊蒲塞桑門盛饌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見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一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理絕人區事出天外後漢書西域傳論佛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面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屠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
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一一感驗明顯則一
一一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
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
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獨做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
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
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
精文善法
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遣之宗

見

白淨王摩邪夫人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
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為

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
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
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

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回
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
人等司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
回邪入正又有無量眾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舒五指為五師子兒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經曰阿闍王令
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其一一遂一

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
王收捉刺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

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
雪山吹藥
見四大海水入一

山吹藥令八賊眼皆悉平復如木
毛孔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一一一一中

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
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

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按
國界本作世界唐

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
見人遊太宗諱改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

積與十長者子俱持七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

共供養佛威神力令諸寶蓋三千國界

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

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

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維摩丈室見須彌山入芥子

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見浴佛吳志劉繇傳笮融督廣陵彭城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

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

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帝初奉佛法

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立精舍殿內晉書孝武帝紀

求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諸沙門以居之五誠為教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腹孔

出光照於一室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一旁有

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洗臟腑見鉢生青蓮

花晉書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智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

龍取水暴渴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

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

三日水涇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

往視之有頃水相輪鈴音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

大至墜墜皆滿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

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

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

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一云秀支替

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一 釋道部 釋上

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燕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絜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秀支替戾岡

僕谷劬秃當 見麻油研掌絜然有輝 見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

晉書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 諸論及就執斌手日可起矣 五明 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 諸論及因此 有頃平復 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

契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 晉書鳩摩羅什傳興嘗謂羅什曰大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

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 諸僧愧服乃止按與姚興 舌不潤 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 灌佛 宋書劉敬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衆滅形碎惟 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

鹿野靈鷲堅固菴羅 宋書謝靈運傳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極羣物之

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 之華苑羨 之

名山企 之貞林希 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

恆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

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

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

藝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

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 招提 見鐙王贈席香積惠餐

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 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甘露道場 見觀

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 宋書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 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

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
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
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注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按
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
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
黎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曾有來近眾無關法鼓即響
頌偈清發
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侶
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慙於子情諒僉感於君子
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
恨此
誦經千遍免刑
宋書王元謨傳上大舉北征以元謨為寧
言
元謨向碭磔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麾下散亡畧盡蕭
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
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天竺遺文星華方策
貧豪莫差修天無爽
草腐人天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
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
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後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
延殊滿室置酒淡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
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已是乃外刑之所不容
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
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神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
隨其執行各為之條使禪義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
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
以往者雖侯王習慧東誠
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
家子亦不宜拘
人也父為廣武令生出家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
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
釋道上
釋道上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
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
日有十一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
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者教罔遺筌聰獻廸哲何負於殊論哉
有十一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
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又
釋迦關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
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救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
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還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
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
方之兼外內學見泥洹長歸法身還覽見鬪場禪師窟東安談
家評兼外內學見泥洹長歸法身還覽見鬪場禪師窟東安談
議林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
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為
之語曰
多出新經見重內學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

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
賦食行水躬親其事齊書竟陵王
子良傳與文
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
大集朝臣眾僧至於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拾致名僧講論佛
誦經感
造經唄新聲法齊書竟陵王子良傳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夢見優曇鉢華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
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
世祖為子良按佛經三宗齊書周顒傳顒音
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華栢御牀四角辭嶽麗出言不窮
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
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
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
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
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
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
子史詩集卷一百七釋道部釋上

道捉塵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認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

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八耳始是

真實行道第一功德見周妻何肉齊書周顒

德其論見重如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循顒曰三塗八

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罪高佛圖有何功德齊書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

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

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

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憫淨妙齊書顧歡傳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

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掖而在鳥鳥鳴在獸獸吼齊書顧

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歡傳豈

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咎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昭五典或布三乘而夷註經講義齊書劉蚪傳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

語耳徒居探機扣寂以大苞小齊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

之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

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

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

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令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

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

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

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

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

同斷瓠日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鹿鶴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循常禁殺有虞人逐鹿一徑來十
 循伏而不動又有異一如鶴紅色一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
 善寺藏法師與循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循在般
 若寺見一僧授循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循開
 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
 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
 令以褒明珠柱放光見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梁書劉歊傳歊幼
 美之一老公至門謂歊曰但不得久滯一方耳
 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
 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日隱居隱居學道清淨登佛見環繞禮懺
 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六時不輟梁書庾詵傳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一
 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
 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

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
 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見阿

育王像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
 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拈視之

得金像未有光跌憚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憚
 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憚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
 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
 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
 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於
 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
 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
 請悝曰昔於天竺得一造一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
 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
 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嘯欲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
 在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
 合像放光圓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

坐放光圓身西向明且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
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
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
并瑞像周圍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
繇丹青之工轉坐放光回身西向見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見
一時冠絕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

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
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蠶
形案僧伽經云一一一一一一佛三昧經云我昔在
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
所得髮成蠶文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
間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一一一役鬼神一一一一此
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

泯吳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管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
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在弟子僧
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
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
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
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
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
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
次至丹陽木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
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
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
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
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為
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
環釧釵鐻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
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罽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

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沈
 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救天
 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
 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匝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
 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
 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
 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
 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
 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
 暨二利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
 石函盛寶塔分人兩利下及王侯如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鑽
 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于寺發般
 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郃陵王綸製寺大功
 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
 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
 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法身常住

湛然不動

見師子國玉像
 梁書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玉
 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

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微
 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
 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
 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習成實論義
 陳書王固傳清虛
 寡欲居喪以孝聞

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
 兼一而于元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
 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
 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羊跪拜見一

鱗不獲

見黃金勝地
 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
 喜
 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

園樂樹

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
 扶踈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
 甘蔬堅固之

林可喻寂滅
 持戒振錫度影甘蔬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陳書
 江總

見上**至心誦經枷鎖自脫**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

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高王觀世**

音見上**祇洹精舍圖偈**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

衷為當時儒**畫坐讀經鵠飛入懷**魏書崔光傳崇信佛法禮拜

僧所欽味焉**會志忿曾于門下省**有集膝前遂**覆盆浮圖**

于綠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王造**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

王造**里**有比摩寺云是老**佛衣**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

子化胡成佛之所**佛衣**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

審是**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百丈佛圖**魏書

小月

氏傳其城東十里**佛圖**魏書乾陀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

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伊存口授浮屠**

佛圖**經**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

王使**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帝遣郎**

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

搆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

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白**

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馬負經**

見上**經無數形操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魏書釋老

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

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

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
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
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
微而為著率在于積仁順獨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
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
盜姪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為異耳云奉待之則
生大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
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
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邱為行乞俗人之信覓道
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
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
于五百皆以五戒為本隨事增敷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
念癡身除殺姪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
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為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
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

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此三人惡跡已盡但脩心溫累濟
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
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十善道見三業清
修進萬行極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
淨見三乘見能仁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
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
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
名也初釋迦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
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六佛見賢劫見彌勒繼釋迦見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見恒星
不見魏書釋老志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
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
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
子史精粹卷一七釋道部釋上

感斯應體常湛然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
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
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魏書釋老志
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于天竺于今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行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傳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內法釋之上曇柯迦羅宣問而內法釋之假立外問而內法釋之上曇柯迦羅宣譯誠律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入洛中國誠律之始也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魏書釋老志曰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式凡呂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

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皆衣赤布魏書釋老志漢世沙云佛圖後東方聖人魏書釋老志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乃易以雜色圖澄少于烏菴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與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次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一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為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于是法旨老壽將軍魏書釋老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大著中原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縮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

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
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
胡靈 羅什更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
公 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形僧略道恒道彌僧
肇曇影等與一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形等皆識學洽通
僧肇尤為其最羅什之 魏書釋老志又沙門法顯慨律藏
又著數論皆有 法顯僧祇律 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
妙旨學者宗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
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
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 所經諸國傳記之今
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 益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隨
羅辯定之謂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
備于前為今沙門所持受

見 白脚師 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
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或時既行雖履泥 神出五寸志八四行
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日 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日羅
什法師可謂 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 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
佛性法性止
是一理 北齊書杜弼傳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日朕始
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元同齊物聞卿精學
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日 佛性法性無不在故不說
一詔又問日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日性無不在故不說
二詔又問日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
又對日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日既言
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日以非寬
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八經

釋道部 釋上

書庫賜地持經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一部帛六百匹贊明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寶蓋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周書羅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
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隋書經籍志四果由其道者有一丈一十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
一等之十一日須陀洹二日斯陀舍三日阿那舍四日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正象末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一性以至成道二三等淳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眾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每一

小劫則一佛出世見黃初中中國人始為僧隋書經籍志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

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佛經多於六經數十
信魏依佛戒剃髮

百倍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

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末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

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

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

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

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識所譯泥洹等經

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那舍譯長阿

含經及四方律兜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

含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

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

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

字史清卷一百七釋道部釋上

釋上

釋上

釋上

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

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日大乘二日小乘三日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佛日隋書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調讖身心捨諸染著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修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衣服飲食咸資四輩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際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鼎不離齋中詠歌贊咏以為與尚書純干孟蘭盆德宗紀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秋七月丁丑罷內出唯擬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李嶠傳

釋道部 釋上

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
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辨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餼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正法在心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誠子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
不可以諸相見舊唐書張廷珪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就西域廣求異本舊唐書僧元奘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

往遊西域元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眾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其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眾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遂靜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
樵汲求道舊唐書僧神秀傳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華宮
衣鉢為記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

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
世相付授達摩齊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
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
年魏使宋雲於蔥嶺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

雲見於蔥嶺見斷臂求法舊唐書僧神秀傳達摩傳慧可慧可
嘗其左以慧可傳璨璨

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東山法門見南

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緣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

業相將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

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

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中有亦不可違也竟

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

北宗南宗見後生顏子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
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

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元經將歸讀之數
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
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元
元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曠甚嗟伏
之謂人曰此大知名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
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
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
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吾算法
已谷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却西
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
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
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政之今年期畢矣
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唐書蕭
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倣傳咸
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
祠事數幸佛廬廣施子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

子史詩書 卷一百七 釋道部 釋上

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 **三塗六**

佛者 **道** 唐書傳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

臣父子以 **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唐書姚崇傳中**

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

事利益 **天下汰僧偽濫髮而** **膜頂** 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農者餘萬二千人 **有毒龍五百**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

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 **然頂煉臂刺血斷指**

年游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 **大覺金仙** 宋史徽宗紀宣和元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 **午朔禁** 年春正月乙卯詔佛

改號 **為德士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德士** 見 **女德** 見 **食鱸化為小**

鮮 **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 **操紐引船** 宋

方技傳海客遇風且沒見僧 **忽謂之日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 按言僧志言 **糠**

禪瓢 金史世宗紀禁 **佛頂金輪會** 元史世祖紀勅聖

三禪會 元史世祖紀詔論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

各路設 **三學** 呪師 **佩國公印** 元史仁

講 **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 **劫燒餘灰**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

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 **瞿摩帝**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

胡人胡人曰 **釋道上**

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
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
僧伽藍僧伽藍名一一是大乘寺三千僧共鍵槌食見食堂
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三千僧共鍵槌食上行
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釋法顯佛國記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
像城門上張大幃幃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
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一一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
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繪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
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
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
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
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
乃訖行像訖王及般遮越師釋法顯佛國記到竭叉國與慧景
夫人乃還宮耳

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
僧坐處懸繪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繪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
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
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
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佛唾壺釋
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釋法顯佛國記西
顯佛國記其國中有一人持一印印封守護行十六由延便至
一一以石作色似佛鉢那竭國界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
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一一以香汁洗手出佛
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琉璃鐘覆上皆珠璣
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碓碓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
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
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
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
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

養都訖乃還頂 柱頭師子乃嗚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從切

骨於精舍中 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

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

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

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

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文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

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

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

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 大 於是外

道懼怖心 身作天香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受天食三月故 伏而退 浴室浴 白耳龍作檀越 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 室猶在 皆同眾食雜大小乘學住處 與此眾僧 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使眾僧得安 眾僧感其惠故為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為龍設福食供養眾僧

日日眾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

小蛇兩耳邊白眾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

行之似若問訊遍 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 釋法

便化去年年一出 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

本在此 嫉妬或所或拔遠棄 得眼 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榛

之其處續生如故 名曰 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

此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

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眾

僧中食後多往 使鬼神累作大石山 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

彼榛中坐禪 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

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

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資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

辟方四五步坐訖即 又於山底以五大方

釋法顯佛國記

釋法顯佛國記

釋法顯佛國記

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於石窟前誦首楞嚴釋法顯佛國記窟前有

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

北嶮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

傳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

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

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

鹿野苑釋法顯佛國記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

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

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

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道整不歸法顯獨還釋法顯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

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眾

律佛在世時最初大眾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

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

悉者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眾律即此秦地眾僧所

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

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延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

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

學梵語寫律一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

乃遣歎秦上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

邊地故遂停本心欲登龍門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

合戒律流通漢地於是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八虎邱山聚

大弘佛寺升其羣石點頭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

佛法且日如我所說契足跡長短在人心念鄴道元水經注烏

佛心否皆為佛所到國也佛遺於此其跡舍利八斛四斗水經注

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涅後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養
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
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
也王歛一用金作斗量得諸國乳作五百道俱墜
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
千子口中 酈道元水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
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
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
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
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此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
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
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
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
向小夫人即以兩手將乳

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
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
故以名焉于小兒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 酈道元水經注阿難
者即賢劫于佛也 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
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
梨車復怨即於中河人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 天魔化雕鷲
身二分各在一岸二王 恐阿難 酈道元水經注八谷博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
一石窟阿難坐禪處 一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
三女變為老姥 酈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
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 魔兵卻散 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酈道元水經
注外國事曰

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若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
乳糜佳足尼連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
鉢投河中迦梨郊龍
王接取在宮供養
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
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
元水經注法顯傳日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
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
進王知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
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
華供養正復百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
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知言貧人少
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
並以靜外致稱
瑤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於
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

隱上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朗居瑤瑞山大起殿
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
工在寡雙
金銀火齊衆絲之上焯焯有精光又南
遼水寧七級浮圖
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
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柁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
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
釋法顯行傳西國有哥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
取法代都七級
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
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檣後移在城內愍懷
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繩坐疏班錫鉢閒設

鄜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

所謂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

見百里遙見寶

鐸聲聞十餘里

楊衙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皆梁木為之舉

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一已

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

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

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

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

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

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

風永夜和鳴鏗鏘之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

表寶鐸含風響出大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

歲登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

未有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見像與菩薩合聲喝賊楊衙之洛陽

有宜膏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

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二尺有二

菩薩跏趺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

像即頽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鳩鴿不八鳥雀不棲

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面恒東立不肯西顧

楊衙之洛陽伽藍記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大

寺三百餘象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

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

子史精萃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釋上

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
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
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
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佛影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者賀濫寺有
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
笛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
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
至瞿羅羅塵見一八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
然近看瞋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 佛晒衣石 楊銜之洛陽
漸漸却行始見容顏特世所希有 佛晒衣石 伽藍記水東
有 處初如來在烏塲國行化龍王瞋怒與大風雨佛僧
迎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
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 以清靜慈悲為宗 唐
往觀之如似未微假令剖削其文轉明 六

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二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
都維那一人共綱統眾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
法三曰律大抵皆 攪鉢水 李德裕柳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
無畏號三藏者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
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與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
為之也上強使之日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
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
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
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噴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
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飛稍稍引出
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
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旣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
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
衣盡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 五香水 見象河 段成式西
沾濕 爰來五香之水乃浴 釋道部 釋上

一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
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段成式西陽雜俎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
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

一隋末已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西陽雜俎僧萬週年二
沒過冒臆矣 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成遠陽久
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
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一因號焉 如意影 遠與不空同祈兩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
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合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

上花石瑩滑遂激窳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
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 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西陽雜俎蘇州貞元中有義師
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

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沾計賴此顧
日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
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蟻
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

一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
像 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鏤成立佛狀
塔 段成式西陽雜俎一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
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桐無汗 段成式西陽雜俎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
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至夏有汗汚人衣
如輟脂不可洗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
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
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
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
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鵲就掌取食長慶初
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

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
隨以粉畫壇性得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

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真諸儿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

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東草師 段成式西陽雜俎有僧不言
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網維或勸其住房日爾厭我耶其夕

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
灰爲像今在佛殿

掘地至泉不遇蟲蟻 段成式西陽雜俎建中
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

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 正塔僧 趙璘因話
宗時有 履險若平換塔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
抄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

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 碎金面碁盤 馮贊
有乾俊乾輔時謂之 碎金面碁盤 馮贊

雜記蕪尚書年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 眉曉間化佛 馮贊雲仙
以手拍 尚書尋有悟解

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 上屬鬼宿 李綽尚書
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已不覺也

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萬佛山 蕪鴉杜陽雜編
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醴醴製度巧麗

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
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

獻 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醴醴籍其地焉萬佛山
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

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
悉具而更鑲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蕪庵羅蔭荷等樹構百瑤爲

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
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

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釋上 尾

佛為名其數 蛤中二菩薩 蘇鴨杜陽雜編上好食一蚰一日左
則不可勝紀 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端秀體質悉備螺
髻瓔珞足履齒茗謂之——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
之賜與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 羣卵呼觀音菩薩
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相似而異 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淨
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
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于人今天下幸無
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為堯舜之世足矣
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淨屠氏不能
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
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
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手其下忽聞鼎中有
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世——也聲甚悽
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

食所奏文帝歎曰吾不知淨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勅尚
食吏無以鷄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音菩薩像
山石 袁郊甘澤謠懶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
為六石所攔乃以十年縻紲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
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
去之眾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
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 迎真身 康駢
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嘖至聖刺史奉之如神 劇談
錄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輦下都城士庶奔走雲
集自開遠門達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
碍檀施自京日止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
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
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庶
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輦昇 無礙檀施 見
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密使送于鳳翔

試經孟啟本事詩太和末敕僧尼西方達人宋祁筆記余謂佛

言茫茫誕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一也其

為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培妄以無修無證為極劉言之

癡刮法之痕宋祁筆記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

佛牙生舍利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子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

一甚異子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一如人身之汗厥然湧

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

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子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

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

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蛤筒沈括夢溪筆談鄂

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

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

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

清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一復養之水

中容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

緡寫佛經一藏于鄂小龍求夾注維摩經孫升談圃荆公為江

州興陽寺特為嚴麗一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

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無縫塔張邦

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

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

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蟻蠅坡首肯之元豐八

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

各以名跡相類者為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臨濟為仰洞山法眼為 十六

僧來掛塔 周輝清波雜志向見蕪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

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謂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

灑掃新浴寶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孟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

求齋 見一葦浮渡 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襍被宿寺中此為達磨 處探釵

投江 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

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一之一流矣杲展坐具

作禮 **戴花和尚** 王明清揮麈後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伴狂縣中自稱

而行

言人 **伏蠟** 曾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一者謂削髮之

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

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

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

為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 **結夏解夏** 見六根六入 王遠齋海

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

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

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

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 **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

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文瑩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為鎮

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表畧

日鐫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奸未至

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

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
賜之鏐卽以節鉞授其子元璣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
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
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
恩賞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
自由幾年勤苦踏山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
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
萬戶佐鏐受其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尙改十四州爲四十州
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
一而一
一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
老萬水千山得得來
之句知祥厚遇之
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
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爲一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
刺馬刺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

萌及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所作供耳以此如黃金陶宗儀
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會害人乎帝師無答
李木魯獅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
曰釋
金白壁無亦何妨五穀于梵嫂陶宗儀輟耕錄唐鄭熊番禺雜
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
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刻像騰空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
相國寺僧有妻曰
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
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
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
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
恩遂昇切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
見無從乃一旃檀爲一目鍵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
十二匠昇切利天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旣成國王臣民奉
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

像一步一地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
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且廣利人天

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公曰子無識文辭念五藏以心誦阿含經志曰地未歸時
山因言會言其言曰子
曾果則對曰異於尋常大
則也初一日關若夫大信
今日亦不亦不亦不亦不
日霖个十十散散向聲語
草木皆轉于聲人亦轉林
此等會得人平亦轉無益
其以心以心以心以心以
吸黃金

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

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
觀知足一一之法一一一一之處知

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
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
牽為知足者
二親最神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
神不如孝其親一一一一也
六根六塵

般若經一一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一一者謂色聲香味
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
塵身染為觸塵意着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一一者本自
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

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勝解身作證是
第三解脫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處
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
住是第五解脫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
第六解脫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
七解脫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定具足住是第八解
脫
六通 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一為多
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墻壁直過如空凌
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燄如燎高原體
注眾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杖摩光明隱蔽轉
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琉璃沙界情
非情類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
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
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
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
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年劫如是時處

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廣若畧若自若它諸宿住事皆能隨念
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類種種色像死時生時
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
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
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
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剛喻定
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切漏不現前故
亦名為盡菩薩得漏盡通不墮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
十八不共法 般若經一無有悞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
無不定心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捨七志欲無退
八精進無退九憶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
見無退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着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
現在世無着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着無礙十六一
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
轉十八一切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九般若經如來應正等
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覺於是非處皆如

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
世界種種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
實知是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
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
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是第八力於諸
有情無量劫中諸宿往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真
解脫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是第
四無所畏
般若經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
畏如是四種天人外
三十二相
般若經如來足下有平滿相猶
道無能難其過失
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
然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幅輪文輞轂眾相無不圓滿是
為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觀羅綿是為第三如來兩足一
一指間猶如雁王鞞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四如來手足諸
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為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跌相稱是
為第六如來足趺修高光滿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臚漸
次纖圓如鹿王臚是為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

為第九如來除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
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為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摩右旋宛轉
是為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為第十三如來
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為第十四如來兩足兩掌中頸雙
肩七處充滿是為第十五如來肩頰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
膊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
身相修廣端嚴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
二十如來額臆井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
常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白逾
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如來常得味中
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是二
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和雅隨眾多少無不等聞是二十七如來
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
閒飾皎潔分明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
帝弓是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錦白逾珂雪是
三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

法平等無有高下

金剛經佛告須菩提

菩薩無

往相布施

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

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四方四維

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法華經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知其志樂小
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
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
過此難至珍寶處所將人眾中道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
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憫彼捨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
作一告眾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疲極之
眾心大歡喜前人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
息無復疲倦而滅化城語眾人言寶所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

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眾

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快

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眾生於二地

如來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籌量

所得涅槃未真實也但是如來

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二

既已成金不重為鑛

圓覺經金剛藏菩薩

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

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有

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

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此身畢竟無體非幻不滅

圓覺經我今此

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

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

轉歸風四大各離合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

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

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

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一一一譬如磨鏡垢盡如標月指圓覺經修多羅教一一一若復見月了知明現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風輪金輪水輪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如是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一一執持世界因空成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一一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一一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江山是故山石擊則成融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華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

楞嚴經一一一別修妄念存想固形

一一一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主理壽千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

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華嚴經

一一一入諸趣

住此最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香摩尼玉莊嚴大蓮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最勝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界師

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
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妙
寶焰世界福 **普賢願海** 華嚴行願品普賢告諸菩薩及善財言
德相光明佛 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
刹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
種廣大行願一願常修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
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修稱讚者盡
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
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量音聲海一一音聲出
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
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
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上妙諸供
養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
供養最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
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

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願懺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
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
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
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五願隨喜功德
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聚圓滿菩提至
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
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
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刹中佛成
正覺我悉懇勤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
佛菩薩大善知識三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勸請莫般涅槃八
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種修行
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衆會以圓滿音
成熟衆生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虛空界一切如來我亦
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恆順衆生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四
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冥闇者爲
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

二身米華 卷一百八
衆生歡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爲體因於衆生而起
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
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
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
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
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
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
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
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
一復次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
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
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疑念應當諦受
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 解脫了義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
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
日彼上上招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已
精進進已能禪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

佛言此等 於彼方便波羅蜜又是三波羅蜜
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不能堪任常修習忍受
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勤精進是願波羅蜜爲精進波
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善法希望勝力是力波羅蜜爲禪波羅
蜜伴於菩薩藏聞緣修禪堪能開引出 慧母方便父法妻慈悲
世間慧是智波羅蜜爲般若波羅蜜伴 女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幾何天
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舍利子曰爲諸
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爲解脫若爲遠離增上慢者
卽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卽說偈曰一度菩薩一善一
爲妙一樂爲大一一爲真實諦法男煩惱爲賤隸僕使
隨意轉覺分成親友六度爲眷屬四攝爲妓女結集正法言以
爲妙音樂或現作婦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
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莊嚴解脫智慧果八解之妙
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爲象馬大乘 一子名羅睺羅 起世因本經
持作車遊八道支路調御菩提心 釋道部 釋下
是平等王子

釋道部 釋下

孫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證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
 至師子頰王凡一百丹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頰生四子一名淨
 飲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
 多一名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
 阿尼婁馱一名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
 難陀一名提婆達多且悉達多
 吹彼水聚建立
 天地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
 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
 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
 萬億由旬有大風起名阿那毗羅
 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
 閻浮提樹影現月輪因本經以何
 因緣月宮有
 影此大洲中
 大十十十以此有影
 毗羅三昧經佛說食有四種
 一十十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

且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
 上食時故曰非時也
 寄水泥洹經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於諸
 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

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露一滴水持至我所而
 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罍罍莫令風日飄曝乾竭不令鳥獸飲
 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即受彼寄置恆河中隨流而
 去使不入河復無遮礙諸鳥獸等不能飲盡如是水滴共大水
 聚漸入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而來我所言所
 耶如來知我水滴住處不雜餘水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
 人如是如來應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經於
 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恆河者喻生死流
 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寄
 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虧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

此則上行阿含經有尊者名二十耳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
 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甚難今欲捨服還

作白衣持物廣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日能佛告若弦太急
 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日不也又問若弦稍緩可採聽不又對

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採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

喜為食

阿含經四天王身長半由旬衣重半兩壽五百歲以由旬衣重六銖壽千歲以人四百歲為一日相抱成陰陽阿修羅身衣等與忉利天同燄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兜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暫視成陰陽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身衣不載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北鬱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三天壽一劫以上諸天

火災至此為際遍淨三天壽三劫水災至此為際果實三天壽

四劫風災至此為際無想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大

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

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

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齊此地肥阿含經世界

為眾生生老病死往來所趣界陰入聚也初成光音天

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極為香美取食多者即

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

羅滅沒復生粳米長四寸許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形女

相行不淨行彼便作家於中懶墮眾生便作是念多取粳米為

一日食乃至積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暮不復生因此造作出

種立以標榜於是有一眾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稻便相拳鬪眾

生舉一智者三摩多為守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我曹所得

稻穀當以輸送是田主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入山求道遠離

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種習諸伎藝以為生活

謂之首陀羅種是四種中有人思惟世間恩愛汗穢不淨何足

貪著所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地動因緣阿含經佛言——有八
 空空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
 有時得道比丘比邱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欲自試
 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如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
 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菩薩始出母胎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地
 為大動是為四也菩薩初成無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為五也佛
 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
 轉則普地動是為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
 動是為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為
 八也

半摩勒莫最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含經阿育王問諸比丘
 邱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
 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
 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諮即舍尊者
 云欲於一日一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一

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此邱用三百億
 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即辦珍
 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者勿復出與大
 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
 器敕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十箇
 訶——在手悲淚呼傍臣言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
 不得自在惟此半菓我得自由令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羹
 供養眾僧庶得周遍此是——哀憫我故受納此施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今——此
 飾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德不求天帝釋梵王及
 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報我悉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
 成佛道為世所遵仰成得一切盜香雜阿含經時有比丘患眼
 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師教應願鉢曇摩華比邱
 遂至彼華池側迎風而坐巖之池神語比邱為——賊比邱說
 偈不壞亦不奪遠住隨巖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天神復

答傷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比耶為彼天神說傷如今彼士夫斷截芬陁利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盜香天神答傷狂亂好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言且堪與汝語袈裟汚不現黑衣墨不汚好狡兇惡人世間不與語蠅脚汗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小悉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如泰山比耶復說傷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常為我數數說斯傷天神答傷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比耶聞已專精靜坐斷諸煩惱得阿唯忍能止諍中阿含經時諸比耶數共鬪諍於是世尊說羅漢是法當鳥於髻中生卵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

去乃如彼嬰兒謂珠生囊甕雜譬喻經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起佛告阿難昔有長者大富眾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刺身出血油囊裏之懸著海應珠玲聞香啜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採三年方得一珮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一珮殊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兒著珠共戲而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室甕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知識本末謂生囊甕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實雜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生億得見道諦其夫不信問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爾多福復見道諦佛言卿見釋道部

釋道部 釋下

高幾許答高四十里哉——佛言汝語何過甚乎種如
織芥高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
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
稱量夫婦心意開解得須隨洹道
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四方求乞經十二年
奉天不捨祝願富貴人心既至天即愍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
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曰——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
今何驟富答言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人
驕逸執之不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
種妙好無願不得若毀戒者驕逸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
體度無極經昔薩婆達王普施眾生恣其所索天恐奪位往而
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慈潤滂沛福德巍巍懼
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鵠趣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
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云鵠此來鵠是吾食願
王見還王曰鵠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
願得鵠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鵠歡喜而去鷹曰若

王慈惠憫眾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鵠吾當欣受王乃大喜自
割髀肉對鵠稱之令與鵠等鵠之愈重割身肉盡故未能斂瘡
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王令與鵠等吾奉佛戒
濟眾危厄雖有衆惱由如微風焉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
問曰大王何志苦惱若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
衆生沒於盲冥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
吾位是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瘳復如舊志常布
施天藥傅之瘡痍頓愈稽首遠王三匝歡喜而去
求福無有厭
足增一阿舍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便作是念
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鍼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鍼來吾為汝
貫阿那律日向所稱說者謂世間欲求福者與吾貫
鍼世尊告曰世間——之人——無復過我
以土為麩
奉上世尊
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
德勝二名無勝弄土為戲擁以為城舍宅倉庫——
——着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為麩者——
——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施供養緣是善根發願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八 釋道部 釋下

功德佛般湏槃一百年
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
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破瓦器盛臭
糞澱出門棄之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與供養無由如願云此
弊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
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臭食果報爾重佛即出
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
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禮佛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
聲告眾曰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淨信
投身虎前
金光明經曩世有王摩訶羅陀生三太子長子名曰
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
埵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饑餓欲
絕第一王子怪其饑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問言此虎所食何
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
食第二子言此虎饑困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

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
來多棄是身都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上沫多諸蟲戶不淨可
惡我今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兄遮難同還中路薩埵潛
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眾生求於菩提捨難捨
故臥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刀不及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於高山
上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即舐王子身血噉食其
肉唯留餘骨二兄見地大動疑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
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大王羅陀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
是第一王子今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瞿
夷是虎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坐花上已樂
着彼花取彼香味
寶積經此識從眾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
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此世移至彼世
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
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
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四無礙辯
寶積經一義無礙者於諸
色義無礙故云何色義

釋道部 釋下

謂第一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義智名
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詞無礙
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說無礙者謂於
諸色隨衆生機開示演說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
如理不可說是名為義寶積經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
趣文依趣於智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
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
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至如來
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言音文字
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
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
世俗諦名不了義說勝義諦名爲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
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
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若有依止數取之見諸所緣

性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爲衆生說若有衆生於
此言教起於執著如是等類不應依趣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
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
何等是爲諸法實性謂無有變異無有增益無作無不住
無根本如是之五百銀錢雇五莖花過現因果經至普光佛出
相是名法性與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
與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爲弟子各以銀錢一
枚上之善慧問佛出與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鼓唱令國內名
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
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
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欲以止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
問獻佛何爲善慧答曰爲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念
言令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
與願我生生常爲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爲道不得相
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

其中無色為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欲
為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澆灌識便安住下欲
有處若色界無色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於法身謂一切
感異熟果亦復如是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於法身謂一切
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一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
滅諸涅槃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功德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也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佛即見一切佛
見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已身若以一華供養佛
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一一佛上化成華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
香等亦復如是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
佛并菩薩無數聲聞眾受此香華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繪蓋幢幡
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供具遍供十方

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中化光
明雲於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好法音
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恩本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
弟子當來者亦是恩力所致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文殊既在佛前何不成佛耶佛言文
殊深入善權廣化眾生故未取道
淨五眼五眼度世品經佛
五道而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示以三乘三慧眼其
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入大慧四法眼其在福局不能
恢泰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
者不識正真陰蓋所覆譬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恩之行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合發正
真道
化身應身法身三身全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
意身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
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眾生修種種法得
自在力隨眾生意隨眾生意隨眾生意隨眾生意隨眾生意隨眾
釋道部 釋下

知二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眾生身心惡故名調御丈夫能
為眾生作眼目故為天人師知善法聚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
法聚是名為佛一士之
中無二佛故名為世尊
放下中間底
法闍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
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
日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
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
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麼
佛云————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
五濁惡世
更相殺害饑饉疾病云何眾生濁惡眾生善眾生勝劣眾生云
何命濁十歲眾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多貪多瞋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斷見有無見我
見眾生見如是
五濁如來悉無
如是五濁如來悉無
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

何惡哉
未曾有經祇陀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脫
得罪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
日國中豪族雖時時相率資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
得酒念戒不行惡也佛言————毘打
雜寶藏經昔有比邱年老昏塞見少比邱說四果法心生羨尚
語少比邱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邱嗤而語之我有四果
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邱歡喜即辦備饌待之既已諸少
比邱弄老比邱語曰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
比邱歡喜如語諸少比邱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
須彌洹果老比邱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邱復弄之
言汝今雖得須彌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
邱復以——而語之言與汝斯隨舍果時老比邱益加專念即
證二果諸少比邱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隨舍果猶有往來生
死之難汝更移坐諸少比邱復以毬打而語之言與汝阿那舍
果時老比邱倍加至心復證第三果諸少比邱復弄之言汝今
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

子也青蓮
卷一百八
釋道部
釋下
七

喻一切無明眾生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墻壁草木合之為舍離是之
楊葉止啼 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外更無別舍
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不
實非金也若有眾生欲造眾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眾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
慧燈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空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不得不得
無其人物是室冥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

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晝夜正觀相應生彼
光暗皆空無得無捨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所有
東方去乃至北方去亦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下黑下本無自性此
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智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
過一木患 木患經波瑠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者當貴木患子一百一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恆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作達磨僧伽名乃
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

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干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誦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耶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

光音天人 釋迦

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眾喜奉行

初天地大水彌滿風吹漸滅次第結沫化為天宮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壑成海從上至下依舊建立

乃飛下來各

有身光飛行自在地味香甜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婆羅滅故復生粳米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為平等

王賞善罰惡

火光三昧龍投佛鉢

釋迦譜佛告諸比丘眾宜各遊方度諸眾生我今獨往摩

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趺坐惡龍吐火發燄衝天石室洞豁世尊即入

一遭火藏身無地輒

一迦葉師徒以謂佛遭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三夜帝釋眾第四夜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光現汝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次早劈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既去佛趣閻浮提洲取

粟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唯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等大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

香臭並兼盛者先顯
宗鏡錄賢護童真問佛識捨投佛出家
 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占葡林其風便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

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五陰宗鏡錄一者謂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汗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中無有八種識宗鏡錄有一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八種識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恆審思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問此識周徧凡聖境通為當離此別有真性為復即是答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合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

如因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卽是如來藏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卽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塵爲六塵體一是真名二是假宗鏡錄萬境無明與一心法性爲是一爲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

教中說無明卽法性答一一一一一一名因情立真以智

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

真諦 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宗鏡錄教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

故 夫歸者是還源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令

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卽具三

寶又云一體三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卽佛寶心體本

自性體名法寶心體無二卽僧寶又云燦大師問可大師曰但

見和尚卽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爲法答 福從心生不在

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

田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卽回施狗而問舍利弗

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

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

最爲第一不如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一一一一

一一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

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

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

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

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

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旣爾六度萬行

亦 立教皆爲對機宗鏡錄故知一一機宜不同教分

然 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卽空

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

色卽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卽空而常泯空卽色而常存要

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

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

波雙絕

見九結毗婆沙論上者愛結恚結慢結十纏毗婆沙

者忿纏覆纏睡纏掉纏眠纏悔纏嫉纏慳纏無慙纏無愧纏

十使

華嚴論一者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疑六身見七

邊見八見取九

戒禁取十邪見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

辯正論

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先遊茲土五色光燄照瓶之上

沙門康

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

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

刑請期七日會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

將何及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中二七亦

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伴曰宜

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待王

憲當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觀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

瓶中鏗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

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

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

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蛤生切利經律異相迦羅池中

權甚嗟服即為建塔大法復與蛤生切利有一兒聞佛說法

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眾圍繞聽佛說法前詣

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刺蛤頭蛤即命終

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

時哈天人即乘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皮紙骨筆智度論釋迦文佛為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

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不能得爾時有魔變作婆羅門

釋道部釋下

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一為一以一為一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至心一

即從下方涌出為說深法得無生忍

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

智度論

謂布施時如法捨財是檀波

羅蜜安住大善道中布施不向二乘是尸波羅蜜慳等煩惱及

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羸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羅蜜攝

心不散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財物俱不可得

是般若檀為大將妙果

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不雜諸垢智慧

波羅蜜檀為大將妙果和合是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

諸結使顛倒心著是聖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布施

心相應善思是名為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

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檀有種種利益檀為寶藏常隨

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

善人檀為安隱臨終不怖檀為集樂能破苦賊

慳敵檀為一人天所愛檀為淨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

藪得道涅

若清水珠入水即淨

智度論若唯有心而無心法者

樂之津梁

狂象入中令其混濁

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

淨以是故不得言煩

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

統要智藏

惱慈悲等法即是心

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

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麼人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

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

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

那箇是不精底

統要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

一客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

祇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統要唐州紫玉山道通祖師因于頓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

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這漢問汝麼事作麼于當時失

色師云也于聞已信受統要天下太平統要世尊纔下生乃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

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統要又一日陞座

此身心奉塵刹是統要又一日陞座

則名為報佛恩統要又一日陞座

世尊便下座統要又一日陞座

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

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分律佛告阿難

五天王言下悟道五分律佛告阿難

宿死尸百川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真珠等寶

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

漸制漸漸教漸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

不宿容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

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人

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一解脫味人

中有卵生濕生化生韓婆沙論問曰未知卵生云何答曰所謂

如雁鴛鴦孔雀鸚鵡鵝鶻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

云何答謂衆生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驢驘駱駝水

牛野鹿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

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團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逼相因而生

如蛤蜊蚊蟲蠅蠍蜀蟲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化生云何答

謂衆生成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

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

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得色無色界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

趣有幾生答曰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

人一切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鵝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一在在

者共臥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大出家證阿羅

漢

子史書

釋道部

釋下

釋下

漢一名者尸披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披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
中有——答曰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
答曰劫 **黑牛白牛** 立世論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
初人也 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若日在
月前行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 **久捨冤親心** 莊嚴經論尸利毘
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 多因設火坑并毒
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即說偈言起我我
無瞋——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
等無 **金山被瞋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 大乘法界論衆生法
身既與功德相應何
故無有如來德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惡見葉共包裹故亦
如——所著故亦如——之所——故總
為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 **磨磚作鏡** 傳燈錄南
然是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為大利 **磨磚作鏡** 嶽讓禪師
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
祖曰作什麼師曰——祖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

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
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 **裴休在甚**
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裴休在甚**
麼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休入寺燒香因觀壁畫乃問真儀可觀
住黃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請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
前話師震聲曰——裴應諾師曰——裴當下知旨
無舍利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
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
何有師曰——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初祖迦
葉尊者於靈山
會上百萬衆前因——獨——破顏——世尊云吾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
梨衣入雞足山俟當來 **倒却門前刹竿著** 傳燈錄二祖阿難尊
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者問迦葉師兄世尊

傳金欄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非性十七傳燈錄三

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傳燈錄三

修尊者得優波鞠多為給侍因問鞠多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

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師

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鞠多傳燈錄四

曰我身十七傳燈錄四

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傳燈錄四

滿其中尊者八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傳燈錄四

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鞠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

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鞠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

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傳燈錄十

諸佛亦非傳燈錄十

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

往師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

佛師曰傳燈錄十二

脇印可度之傳燈錄十二

鋸義木義傳燈錄十二

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汝欲識

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不識佛焉知不

是馬曰此是傳燈錄十二

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傳燈錄十五

富曰汝被我解馬乃豁悟傳燈錄十五

智人令侍者以滿傳燈錄十五

觀之乃以傳燈錄十五

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一切善

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傳燈錄二十

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

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而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

但見在天暴壽道吉義凶便謂盲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

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

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

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人此門

可與諸佛同矣十一閣夜多風慧頓發不起無相傳燈錄二十八祖

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

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

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

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

諸光中智光為止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主此

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

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實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

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

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十一又問

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

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

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曰我既得法常往何國而作佛

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

有一師名佛大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

戒行宗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

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往論議六

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

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

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

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

見王曰於吾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

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議

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

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

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

也達磨至王聞規誡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

磨為王懺悔厥疾有間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

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

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繙白信向迨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盡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

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令啓牘只見空棺隻履存焉廓然無聖見上與汝安心竟見上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見上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可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謂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眾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

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眾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
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眾皆誦念師
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
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
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
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居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
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
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
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眾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
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
乃曰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
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
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
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

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
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
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任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
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
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
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
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
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
沙簡言下悟
禮謝還闕
無汝止泊處
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
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
什麼不著師曰
拈起布毛吹之
傳燈錄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侍
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以目開
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身上
釋下

子史書卷一百八 釋道部 釋下

合示之

傳燈錄嵩嶽慧安國師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

日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

師曰然言下知歸

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

傳燈錄嵩

嶽元珪禪師一日有異人峩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

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

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

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

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

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

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只

求師戒師於是

為授五戒也

任他非佛非心我祇即佛即心

傳燈錄明州大

梅法常禪師問

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

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

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

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

僧回舉似

梅子熟見

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傳燈錄源

律師問和

祖祖曰梅子熟也

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

日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干般

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師

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

白云某甲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

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

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次領

眾云送亡僧眾皆問測直詣後巖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

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葉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

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葉近前與師一掌

師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打地傳燈錄忻州一和尚凡學

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但張其口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傳燈錄襄

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

頓領元要曾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

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

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

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但願空諸所有慎勿

實諸所無見誰在井中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

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

中人為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為山曰出也牧牛傳燈錄福州人

人欲識佛何者即見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

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為山三

十來年喫為山飯刷為山尿不學為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

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按丈

露地白牛見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傳燈錄又云疎山問遂徑往彼

請問值師泥壁次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

云是疎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

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何得

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疎

釋道部 釋下

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瀉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瀉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瀉山元來笑中有趣傳燈錄趙州從諗禪師問如何是趣向即乖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師云不擬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頓庭前栢樹子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悟元旨按泉南泉到此問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會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少憇諸女因尋花果遙見——在彼林中端然靜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圍繞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

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於忍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合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復令再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是歌利王者即今橋陳那聞已極懷耻愧

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